■ 议论风生

冷血而荒唐的“自主性坠亡”

据报道，针对网传河南省扶沟县一老人因抗议强征跳楼身亡，记者从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到，经过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该村民为“自主性坠亡”，坠楼原因系不满政府强征强拆，且补偿标准过低。

一个轻飘飘的“自主性坠亡”，描摹了跳楼老人最后的人生姿态。楼是老人自己亲自跳下去的，没有人推、也没有人怂恿。因为“自主”，所以“坠亡”就属于老人的主观意愿所致，而跟外部情境几无任何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地杨姓副镇长说，老人死亡系意外事故，镇政府无行为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

“自主性坠亡”的终极意义，无非在于力图营造一种“自杀”的幻觉，借以撇清“他杀”的嫌疑。可是，不管老人坠楼的姿势多么富有“自主”色彩，追问与质疑并不会随之灰飞烟灭——究竟要怎样的委屈与绝望，才会将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逼上跳楼的行列？“自主性坠亡”不过是个结果，总有可以按图索骥的原因。若没有天大的逼迫与悲愤，何以有了惊世骇俗的“自主性坠亡”诞生？

人死了，真相没死，责任永生。至于“因为事发在镇政府大院，为此政府决定给予死者家属一定经济补偿”，尽管与此前的誓死“不承担赔偿责任”已有转变，但拆迁事件上的是非权责，显然无法因为“经济补偿”而一笔勾销。

这些年，不安生的土地，令弱势公民时刻陷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境地。理论上说，作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早已于2011年1月19日颁布实施——剑指“行政强拆”，强化公民在拆迁事件上的谈判与博弈能力，然而事实上，行政强拆上的波诡云谲，并未随着新法亮剑而谢幕。

拆迁跳楼事件，美其名曰“自主性坠亡”。如此冷血而荒唐的表述，比初秋呼啸的冷风还要寒彻心骨。无怪乎有黑色幽默戏言——干脆叫“牛顿式坠亡”吧，显得更理性、更有科技含量。不过凡事皆有因果，造成“自主性坠亡”的原因能摊在阳光底下吗？

□邓海建（媒体人）

■ 马上评论

“白菜价”的德国大闸蟹为何让人羡慕

9月3日，上海举行大闸蟹新闻发布会，某公司推出“优惠大放价”活动，原价1088元的四只螃蟹（总重不足一公斤）现尝鲜价“只需”698元。与此同时，网友发现这货在万里之外的德国也有，而且竟然便宜的要命——每公斤5-8欧元（约合人民币40-64元）。

这个信息来自这天出现的另一条关于物种入侵的新闻，大闸蟹给德国人带来的是祸不是福：中国大闸蟹入侵德国水域致德损失8千万欧元。

报道说，大闸蟹并不是近年才移民德国的，而是早在1900年就航行到了欧洲，1912年在德国首次被发现。近年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们在“他乡”生活得过于滋润，不仅广生子嗣，而且毁坏渔具、吃尽鱼虾、破坏工业基础设施。不吃螃蟹的德国人拿它们没办法，到了后来试着将它们出售给中国家庭和餐馆，价格就是开头提到的“白菜价”。

看到德国人竟然为大闸蟹头疼起来，中国网友顿时按捺不住了。有人建议“引进一批中国人去解决蟹患”，有人催促“请尽快空运来华，多多益善”。

向中国出口螃蟹不失为中德双赢的好事，而且有先例可循。银鲤被引进美国之后泛滥成灾，于是当地渔民开始捕捞它们卖往中国。因为在中国，由于过度捕捞，野生银鲤已近乎绝迹。

本来“外来物种入侵”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像水葫芦泛滥中国水域就是近年来的典型案例，生物入侵是中国农业部门越来越头疼的问题。只不过这次中国由被入侵的一方，变成了入侵者的来源地。但这次大闸蟹横行他国引起国人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报道中的几句话不经意揭示了大闸蟹的价格在国内与国外天壤之别的秘密——

“中国河道变直，堤坝和闸门阻碍了大闸蟹前往产卵区域的道路，工厂又严重污染河流，所以中国大闸蟹的数量不断下降。而德国的易北河和哈维尔河水质清洁，为大闸蟹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

看来，大家对“德国大闸蟹”流口水的背后并不只是因为它的“白菜价”，更因为它的“高品质生活”，是“便宜”背后的宜居的自然环境。

□西坡（媒体人）

微言大义

开学第一天，某小学有不少家长向老师提出要求，希望给孩子安排个“黄金宝座”——校园里的很多不正之风就是这类望子成龙的家长促成的；家长的特殊要求在当时看似利了自己的孩子，却不知实则损害了教育的大的良好环境！最终于孩子不利。家长们该冷静，老师们也该清醒。

——夏长河（小学校长）

“湖北3000名农村学生自带课桌上学”，我小学一年级时借读于石家庄西郊外某山村小学，没课桌就用文件夹放在腿上代替，每天自带马扎上学。不过，那是1974年。38年过去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孩子。

——杨柳（主持人）

3Q大战、3苏大战、3百大战，惊心动魄之余让我唏嘘的是不少媒体对最终政府介入的期待感。如果中国的商业竞争都要政府做裁判，那是我们在把政府变成居委会大妈，如果最终比拼的是双方影响与动用公权力的本事，那我们的所谓商业文明就没有推动社会进步。要家长制社会还是服务型社会，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

——郭去疾（企业家）

让座这事儿，我以为首先是自我救赎，而不是帮助他人。老人孕妇站身边，你不让座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但也有出岔子的时候，一次见一位大肚子，麻利儿起身让座，可那女士坚持不坐，拿丹凤眼使劲瞪着我。囧，把胖大姐当准妈妈了。

——孟波（媒体人）

今天去德国使馆签证，那个签证官居然跟我聊起来，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人为什么不能相互理解，让我就信任问题发言。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信任只限于熟人圈，对陌生人没有信任，而且欺骗生人内心也不内疚，这就是有那么多害人的商品流行的一个原因。

——李银河（社会学家）

光骂是没有用的，装做一团和气也是没有用的。让这个国家的性格更好，就要让好人可以指摘坏人，而不必担心报复；让坏人做了坏事担心一定会有人来叫门；让诽谤、诬陷和作假的成本，可以高到以生命和终生的事业为代价……传统的道德为辅，明晰的制度为主，更重要的是不走样的监督和执行。

——刘芳菲（主持人）

责编 兰燕飞 于平 美编 李腾飞 责校 李立军
评论投稿信箱：shepingbj@vip.sina.com shepingbj@vip.163.com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